

黃碧雲奪「紅樓夢獎」

在大家忙着逛書展時，香港浸會大學也來湊湊熱鬧，周四公布奪得第五屆「紅樓夢獎」首獎的是香港作家黃碧雲的《烈佬傳》。平地一聲雷，無獨有偶，當天亦是黃碧雲新書《微喜重行》的發布日，黃碧雲接到評審委員即場致電的恭賀電話時，連連說「太意外了」。大概連她自己也沒想過這本「輕飄飄」、寫一群卑微人物的小說，竟讓她成為香港首位奪得此獎的作家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



其餘入圍作品包括：閻連科的《炸裂志》、蘇童的《黃雀記》、韓少功的《日夜書》、劉震雲的《我不是潘金蓮》和葉廣苓的《狀元媒》。 伍麗微攝

「紅樓夢獎」由浸會大學人文學院2006年發起，每兩年舉辦一次，旨在獎勵世界各地出版成書的傑出華文長篇小說創作。此前四屆的得獎人均來自台灣及內地，包括首屆得主賈平凹、第二屆得主莫言、第三屆得主賈平凹及上屆得主王安憶。是次決賽委員則由鍾玲、白睿文、陳思和、陳義芝、黃子平及上屆得主王安憶組成。

今屆「紅樓夢獎」競爭相當激烈，入圍競逐的包括閻連科的《炸裂志》、蘇童的《黃雀記》、韓少功的《日夜書》、劉震雲的《我不是潘金蓮》和葉廣苓的《狀元媒》，本本都非常有分量。而在眾多內地作家的光環下，《烈佬傳》的獲獎對一直被邊緣化的香港文學來說，有着重要的意義。

創作者的用心

《烈佬傳》於2012年出版，書中以第一人稱「我」，道盡一群邊緣人的命運。黃碧雲一改過去暴戾、悲劇式的寫作風格，反而重拾以往的記者工作，來來回回穿梭監獄中，透過聊天、偷聽的方式，將沉淪毒海的一群「烈佬」，以平實、內斂的筆觸記述下來，文字深處隱隱帶出香港六十年的滄桑變遷，寫成這本小說體的報導文學。評審委員之一的王安憶，指「黃碧雲對自己非常嚴苛」，同樣身為創作者，她完全體會到書中每個字的用心。

《烈佬傳》並不好讀，尤其在座的評審大部分都不懂粵語，而偏偏書中運用了不少粵語詞彙。王安憶坦言「自己很努力地吧書讀完」，認為黃碧雲根本「是給自己出難題」。一來她所寫的人群是社會上的邊緣人，常人並不容易理解他們的世界；二是來粵語書寫並不好把握，華文作家大多都用書面語書寫，但黃碧雲非常大膽地用上很多方言；最後是敘述方式的運用，第一人稱的「我」對於創作者而言是很大的限制。

中國現當代文學專家、評審之一的黃子平也說，「我很喜歡她之前寫的《烈女圖》，那本書已經有很大的突破，而這次寫一群卑微的人，非常震撼。」他指，粵語書寫很容易給人庸俗的感覺，但黃碧雲將語言提煉至更高的層次，利用第一人稱寫出一個人六十年間的生死命運，內容平實，文字很簡潔乾淨，「如果海明威用粵語書寫，大概也就這樣。」



香港作家黃碧雲

生活經驗豐富

黃碧雲在連線訪問時說，自己印象最深的就是寫灣仔那部分。灣仔，是她以前工作的地方，她說「灣仔好靚，但現在已經不一樣」；灣仔亦是「烈佬們」生活的地方，他們出獄回到灣仔，這裡依然美麗依然乾淨，但已經不是他們的灣仔。生命有晴有暗，六年如瞬間，當他們不再吸毒重回生活正軌，閒時飲飲茶，彷彿間一生也就這麼過去了。黃子平說，一個人的生也反映了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，「這個人1949年來到香港，他的命運就是如此，說不定他留在內地會活得更好。」

另一評審、中文小說英語翻譯家白睿文教授則說，他看過許多香港黑道片，「周潤發的黑道片將一切浪漫化」，「古惑仔」的背後其實有殘酷的一面。而因他非常欣賞黃碧雲，認為她的創作脫離一般的類型小說。「大概二十年前，我在台灣留學時已開始閱讀黃碧雲的短篇小說。」《失城》、《溫柔與暴烈》、《烈女圖》，一篇篇讀來，白睿文認為黃碧雲有別於香港其他作家。「香港有很多通俗文學家，金庸、倪匡、李碧華等，但黃碧雲有新的嘗試，時常寫一些嚴肅的題目，如探討香港文化、九七回歸等議題。而她的生活經驗又很豐富，她跳舞、做律師、做記者，在外地生活過，又研究社會、犯罪學，與一般作家不一樣。」

當初白睿文接到《烈佬傳》，拿在手上輕輕薄薄，以為是很輕鬆的

作品，誰知翻開第一頁，頭都大了，裡面很多廣東話。他慢慢讀，了解其中一些詞語的意義後，再讀下去反倒趣味十足，「我有看報紙，也研究電影，常常廣東話字幕，這些用詞常常在電影裡出現，所以有點陌生，又不陌生。」不過，他也很坦白，直說自己也喜歡閻連科的《炸裂志》，「我很喜歡，我第一次看這本書就打算寫研究報告。裡面寫一個一百人的小鎮，如何成為一個城市，再發展到一個大都市，非常怪誕荒謬。」

方言書寫有難度

王安憶說黃碧雲是一個嚴苛的人，而黃碧雲也的確是。黃碧雲說《烈佬傳》用了七年時間採訪書寫，而最後與大家見面的是第三版，前兩版都不滿意。每一次的創作，都需要很長時間的孕育，但這次的粵語書寫則帶有更多的含意。評審之一的陳義芝直言，「很高興在這種狀況下開始閱讀這部作品，《烈佬傳》是我閱讀粵語作品的啟蒙者。」白睿文也笑言，「連我這樣的老外都看得懂，其他人一定沒問題。」

方言書寫是這兩屆「紅樓夢獎」的評審特別看重的一部分，上屆王安憶的得獎作品《天香》，書中滲入大量上海方言，但對此次《烈佬傳》的粵語方言，王安憶也嘆言，粵語比上海話更古樸一點。「方言書寫並不容易，《烈佬傳》得獎對將來粵語寫作起了很好的榜樣。」她說，方言也有所謂的品質，粵語有電視劇、電台廣播，更形成一個劇種，是一個品質很好的方言。「我一直都很關心香港文學，西西、鍾曉陽、劉以鬯、李碧華等作家，他們用的是另外一種語言（相對北方話），而這種語言反映了香港人的生活情感和生活方式。」

走東走西

文：余綺平

李小龍令他發達

四十年前英國窮小子費利克斯·丹尼斯(Felix Dennis)在倫敦蘇豪區閒逛，見到戲院門口人山人海排隊買票，爭看李小龍的「功夫片」。他靈機一觸，出版了《功夫》月刊介紹中國拳術，發行十七個國家，賺到盆滿鉢滿。他親自執筆寫的《這一生要做有錢人》(How to get Rich)暢銷全球。

丹尼斯上月患癌病逝，享年六十七歲。他白手興家，在英國富豪榜排名第八十八位，遺下產值逾五億英鎊的出版王國，還有一個三萬英畝的森林。

丹尼斯三歲喪父，由祖父母撫養，生活艱苦。十五歲失學，加入一搖滾樂隊，做過幾份散工，包括掘墳。二十歲那年，丹尼斯隨街叫賣非法三級雜誌《Oz》，他勤奮，經常向總編輯提出新構思，得到賞識，後來成為《Oz》股東之一。

一九七零年《Oz》第二十八期「學生版」內容淫穢，丹尼斯與另外兩位編輯被控以破壞道德倫理罪。他臭名遠播，一度銷聲匿跡。四年後，身無分文的他在蘇豪區目睹人龍爭看李小龍電影，激發他創辦《功夫》雜誌，賺得第一桶金。

丹尼斯獨具慧眼，經常預估潮流走勢。八十年代個人電腦流行，他率先出版電腦入門書如《個

人電腦世界》(PC Zone)和《麥金塔用家》(MacUser)，以配合市場需求。到九十年代，歐美放寬黃色刊物檢查尺度，丹尼斯出版三級男性雜誌《Maxim》(在世界十大情色雜誌榜，《Maxim》名列第四位)，內容強調「啤酒與寶貝」的享樂原則，暢銷英美兩地。

丹尼斯發財後自然想立品，出版黃書之餘，也出版了嚴肅雜誌，如新聞周刊《星期》(The Week)。

丹尼斯的出版王國，從此鞏固。丹尼斯三十五歲已成為百萬富翁，他喜歡購買豪宅，物業遍佈全球。他還喜歡在各豪宅的花園豎立一些如真人一樣身高的名人銅像，數目達五十個，包括英國詩人布萊克(William Blake)和「沙漠英雄」裡的勞倫斯(T.E. Lawrence)，當然，也少不了丹尼斯本人的銅像。

年輕時丹尼斯是典型的嬉皮士，反越戰、吸毒。年紀大了，他依舊沉迷酒色財氣，開瘋狂舞會。「我曾經五年沒好好地睡一覺，很多事情要做，睡覺浪費時間。」他說，「生活沉悶和步入



費利克斯·丹尼斯與他的作品。

死亡之間的空隙，最好用花天酒地來填補。」

五十二歲那年，丹尼斯才「清醒」過來，戒斷陋習。他喜歡舞文弄墨，開始寫詩和寫書，如《半杯滿》(A Glass Half Full)和《孤狼》(Lone Wolf)等，還出版了七本詩集。

當他寫《這一生要做有錢人》時，原意是勸人別天想發達，因有錢人不快樂，可是卻起了反作用，讀者認為該書具啟發性。於是丹尼斯再寫《聰明創業：輕鬆做有錢人》(88 The Narrow Road: A Brief Guide to the Getting of Money)，給那些誓要做有錢人的讀者做指引，強調「發達要承擔後果」。

近年丹尼斯返璞歸真，在他的鄉間豪宅附近購買農地，種植逾一萬棵英國特有的闊葉樹，如今已成一片森林。

丹尼斯最近見報的消息是他同情「維基解密」創始人阿桑奇，為他募集保釋金。

《泰晤士報》形容丹尼斯是「一個迷人的怪物，渾身散發出矛盾和刺鼻的硫磺味。」

「喜」閱「閱」指數反映甚麼？



香港中大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(左三)、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(右二)等人出席新地喜「閱」指數2014發布會。

「新地喜『閱』指數2014」近期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，愈年輕的受訪者愈傾向有閱讀習慣，相對於其他職業，受訪學生於過去半年曾閱讀的比率高達85.3%。據此，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表示，學界一向鼓勵自發閱讀，而幫助學生尋找切入點是其主動閱讀的關鍵。

網絡滿足了人們即時互動的需要，也使很多學生習慣在網上讀書，或根據需要跳讀、略讀，沈旭暉坦言如何使學生從頭到尾讀完一本書是新的挑戰，「我們不會逼迫學生讀書，當他對某些事物真心有興趣，自然會主動找相關書籍來讀。比如，有人讀《三國志》可能是因為剛玩過一款三國遊戲，這些都可以是閱讀的切入點，所以學校和教師的角色是幫助學生尋找一定意義上的切入點。」沈旭暉又以自己任教的國際關係課程為例，分析多元整合的重要性，「對於冷僻的學科，跨學科整合使其融合更多的大眾元素，如足球、音樂、電影等，擴大受眾層面，以豐富的內容吸引更多閱讀。」調查數據反映，舊書重生是吸引閱讀的重要誘因之一，但沈旭暉認為舊書回收等未必有效鼓勵大學生閱讀，因為「在學校的層面，閱讀不是目標，而是方法，學生是否閱讀的關鍵在於他本身是否有求知慾。」

在親子閱讀的調查中，數據顯示受訪者與子女對閱讀的喜愛程度成正比，事實上親子閱讀不僅有利於提高小朋友的閱讀興趣，更在相互感染和影響下使家長也開始閱讀，最終形成全家閱讀的風氣。但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指出某些家長「功利化」閱讀，他說：「有些家長認為讀書的益處只體現在成績上，他們不重視以身作則、言傳身教，常用『威逼利誘』的方法督促小朋友多讀書，效果並不好。」狄志遠認為親子閱讀可增進家長和子女間的感情，「現在的小朋友有心事多數找朋友傾訴或在網上討論，很少和父母溝通。我建議家長可將親子閱讀作為家庭生活的一部分，例如睡前大家一起讀書20分鐘，之後即時分享心得體會，長此可顯著拉近親子間的距離。」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 張岳悅

林奕華再說梁祝

林奕華早前作廣州大劇院，和年輕的戲迷分享他的英倫觀劇經驗與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的創作談。講座一開始，林奕華就拋出「我們為甚麼要看戲劇？」的問題，引來現場女觀眾踴躍回應。

林奕華接受訪問時表示，「戲劇好玩的地方就是讓我找回原始的自己，我很願意變回一個小孩子，用純粹的眼光來看事物。」林奕華出場時，穿著agnes b.加無印良品的衣服，青春又清新，不時顯露出靦腆大男生式的微笑，他更自爆自己是生活白癡，生活起居都靠別人安排好，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創作。即將重演的音樂劇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，感覺更像是他呈現予大家的一堂音樂課。

18首原創歌曲裡，許多都是在歌名確定好後，林奕華再花一兩個小時寫出來的，十分即興。其中有一首叫《圍裙》，林奕華現場朗讀起來，唸到「眼淚為甚麼能把我鐵化，因為眼淚是女的，鐵是男的」這句歌詞時，眼眶都濕了，停頓兩分鐘後，他抬頭告訴記者，十有八次聽這首歌，自己都會忍不住哭。

「你看我是男的，我其實不是，我從來不去隱藏自己女性的那部分，因為我從不怕別人說我娘娘腔，我只要了解自己就好。」他說，現在很多男生也會構建自己心中的「男性芭比」，犧牲自己女性方面的東西。而此次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採用音樂劇的形式，讓他找到了一種更有感染力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「女生語境」。他也坦言，創作是把自已吃過的苦當作甜點拿來和大家分享。

但《梁祝的繼承者們》能否在內地演出仍是個問號，林奕華無奈地說：「這個我是真的不知道有沒有機會了。」他忍不住吐嘈說，內地觀眾太現實了，沒有明星參演話劇，熱情度立馬減少。而在不少觀眾眼中，林奕華的話劇從來不缺明星，從劉若英的《半生緣》、吳彥祖的《快樂王子》，到陳慧琳、許志安合作的《行雷閃電》，再到何韻詩版本的《寶玉》，都有明星撐場。似乎，林奕華的話劇對於明星來說，有一種魔力，能為自己的表演履歷鑄金。但林奕華卻覺得，自己只是以一個社會藝術社工的角色，為這些迷茫的藝人提供一個緩衝的平台，「我只是幸運地打劫了他們迷茫的時間。」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

國際藝術雙年展 匯聚三百藝術家

今年九月，來自三十個國家和地區的三百餘位藝術家將聚集青島，參加2014年首屆青島國際藝術雙年展。據了解，本屆雙年展以「城市脈搏」為主題，涵蓋繪畫、雕塑、裝置、影像、海報等多種藝術形式。中央美術學院、中國美術學院、魯迅美術學院、西安美術學院等多個藝術機構將參與展覽與研討活動。

此次展覽歷時兩個月，劉大偉、陳丹青、杜大愷等國內著名藝術大師都有相應的作品展出。青島市文聯副主席謝志強表示，青島國際藝術雙年展將迎來青島藝術領域發展成就，打造青島獨特的文化品牌，成為繼北京、上海之後，少數幾個舉辦國際藝術雙年展的城市。謝志強認為，雙年展可以促進中西文化藝術的交流與多元，今次側重於年輕藝術家的作品展出。謝志強告訴記者，展覽期間，還將整合參展藝術家的作品，出版作品集、文獻集，並召開多場國際學術研討會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宇軒 實習記者 于騰飛